

谈禅·讲史·养生·修心·悟性

合掌录



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

阎崇年
星云大师 著

历史学家与佛教宗师的 对话 —— 合掌相聚，对谈记录

海峡的此岸与彼岸

文化的佛家与史家

社会的弘法与传史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阎崇年 星云大师◎著

合掌录

——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

九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合掌录/阎崇年,星云大师著. 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 2010.3
ISBN 978-7-5108-0354-3

I. ①合… II. ①阎… ②星… III. ①社会科学—文集
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34066号

合掌录：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

作 者 阎崇年 星云大师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徐尚定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毕诚彩印厂
开 本 720毫米×1050毫米 16开
印 张 13
字 数 150千字
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0354-3
定 价 39.80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目 录

缘 起	001
第一篇 苦 旅	007
初历苦难，祸兮福兮	008
喜舍才快乐	012
常怀感恩心	015
一句承诺，一生辉煌	018
千生万死，始获新生	020
让生命感动	023
第二篇 说 史	025
女中英杰孝庄太后	026
多情天子顺治帝	027
千年一帝说康熙	035
太平天国论成败	041
农民义军二雄杰	044
清朝的兴盛衰亡	047
臣子的四副嘴脸	052
士之风骨与情怀	055
后宫佳丽喜与悲	057
人类历史的分期	059

合 掌 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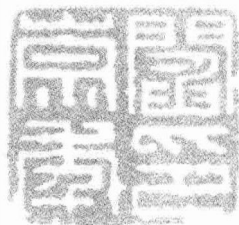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
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

第三篇 事理.....061

- 以无为有，有无相生.....062
禅之中道，儒之中庸.....065
事理圆融，契理契机.....066
法非善恶，善恶是法.....068
生权平等，和而不同.....070
人生四合，天地人已.....073
无心插柳，绿柳成荫.....080

第四篇 放下.....083

- 人生三百岁.....084
最好的财富.....086
吃苦当吃补.....089
该放下时就放下.....090
眼观鼻，鼻观心.....092
以道相处，以法结交.....094
成就归大众.....096
朋友有四品.....098
创业维艰，守成不易.....100



合掌錄

——
閻崇年对话星云大师

第五篇 悟道.....103

- 心灵觉“悟”最重要.....104
小疑小悟，大疑大悟.....106
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.....110
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.....111
佛门“三毒”贪瞋痴.....113
因果五层次.....115
涅槃与至善.....116
佛教人间化.....118
和尚和尚，和者为尚.....120
佛教之五乘.....123

第六篇 艺文.....125

- 看小说悟人生.....126
与文字结缘.....129
书法之情趣.....134
禅师与禅诗.....137
艺术弘佛法.....140
艺术与人生.....145

第七篇 读书.....14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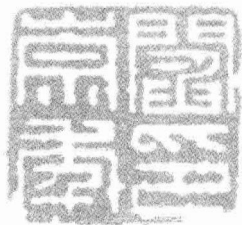
读书之“四要”.....150
三日不读书，面目可憎.....152
与书为友，开卷有益.....155
忙碌人生的床头书.....158
读书的经验与境界.....161
建设书香社会.....164

第八篇 身心.....169

民以食为天.....170
吃素的真义.....172
“以病为友”.....175
健康的妙诀.....179
心病还须心药医.....183
养生、养心与养性.....185
健康与长寿.....187

第九篇 和合.....191

万众一心，和谐发展.....192
和合钟声和谐音.....195
和谐世界，众缘和合.....198



缘 起

《合掌录——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》的缘起，要从一个电话开始。2008年初春的一天，佛光山满耕法师在北京打来电话，说国际佛光会会长星云大师委托她送大师的传记《云水三千》给我，并要亲自送来。我们约定时间，满耕法师到达寒舍，送来星云大师亲笔签名的《云水三千》。我感谢星云大师的深情厚谊。满耕法师说，扬州有个鉴真图书馆，馆里举办“扬州讲坛”，大师请您前去做演讲。我欣然答应。满耕法师又说：“演讲的题目，大师建议讲袁崇焕。”我说：“既然是大师的意思，那就照办。”我们初步商定了演讲的时间和题目。在简短的谈话中得知，满耕法师在台湾大学获得学士学位、在美国西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，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。

星云大师，心仪久仰。星云大师是扬州人，负笈南下，整六十年，法高望众，超凡脱俗，襟怀博大，慧识卓越，邀请我在春天到扬州，自然是件快乐的事情。

说起扬州，记忆美好。扬州地处长江、淮河交汇之地，京杭大运河枢纽之区，气候温和，景色优美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。自隋唐以来，许多名人雅士，喜欢聚集于此，吟诗作画，以文会友。尤其在清朝康熙、乾隆鼎盛时，祖孙各六下江南，大量的苏商、浙商、徽商云集在此，车船交汇，富甲天下，扬州一时跃居世界十大最繁华的城市之列。所谓“天下三

分明月夜，二分无赖是扬州”，水乡扬州，气韵清爽，垂杨绿柳，亭台楼阁，文物名胜，自然风光的旖旎，人文景观的优雅，尤其瘦西湖的园林与建筑之美，个园与何园之幽，有“园林之盛，甲于天下”的美誉。

我学习和研究明清史，自然想考察京杭大运河，也想去扬州一睹她的风采。1966年，我骑自行车从北京出发，沿京杭大运河考察，在扬州驻留，后到杭州，顺达绍兴，景仰禹陵。我在匆忙中领略了扬州的瑰丽风采，印象至深，记忆永铭。

扬州的春天，清丽而优美。白居易《忆江南》诗云：“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”，不光“谁不忆江南”，而且“谁不爱江南”！李白在《送孟浩然之广陵》中绝唱：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”在“烟花三月”的美好季节，春暖花开，莺飞草长，柳枝飞拂，文气日盛，2008年4月5日，我到了扬州。当日，上午游览瘦西湖，中午在鉴真图书馆滴水坊用斋饭（午餐），下午做《崇焕精神 薪火永传》的演讲。演讲之前，星云大师从台湾高雄佛光山亲自给我打电话表示禅意，我自然至为感谢。电话中，星云大师希望我到台湾讲学，我敬示谢意，并说具体时间再商量。尔后，满耕法师又传达了星云大师约我去台湾讲学的口头邀请。

我曾于1992年、1997年、2003年和2007年，先后四次到台湾进行学术与文化的交流，对星云大师早有耳闻，但总没有机会谋面。2008年4月30日下午，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星云大师后，大师邀请我到国家大剧院见面，我很高兴地表示同意。陪同星云大师的有国台办、统战部的领导和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等。到了国家大剧院门前，星云大师派满耕法师在门前接我。

星云大师和我见面后，他第一句话说：“你在《百家讲坛》讲得好，我在学习。”又说：“我邀请你到台湾讲学。”星云大师送我檀香佛像一尊、《佛光菜根谭》一册并签名，我回赠拙作《正说清朝十二帝》和《明亡清兴六十年》，也都签名盖章。星云大师接书后说：“我要仔细拜读！”随后我同星云大师、同叶小文局长等分别合影留念。

见面时，星云大师再次邀请我去台湾讲学，最好是一年。我表示感谢，并说时间太紧；大师说那就半年，我又不好意思地表示今年已有安排；大师再恳切地说那就三个月罢！我便答应下来。临别时，星云大师又说：“欢迎你到佛光山，到佛光大学担任客座教授。”我回答说：“感谢星云大师的盛情邀请。去台的时间，我筹划一下，再作联络。”接着就是在星云大师的关切下，两岸双方办理我到台湾讲学的相关手续。

2008年11月2日，承蒙台湾佛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历史学系主任、历史研究所所长李纪祥教授邀请，领受翁政义校长聘书，我来到了佛光大学担任历史学系和历史研究所的客座教授。佛光大学是怎么回事？

星云大师提出要办一所佛光大学。办大学，哪来钱？星云大师是一介出家人，个人身无分文，他是一位“没有抽屉、没有钥匙、没有存款”的老和尚。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，当年出家人有一句名偈：“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”。现在大部分的出家僧人，已经不是“日中一食”，而是一日三餐，不过佛门三餐有自己的称谓，早点和午餐叫做“过堂”（或“斋饭”），晚饭称作“药石”。在佛光山，早、晚餐是三菜一汤和多样主食，午餐是四菜一汤和多样主食，并都配有水果；也已经不是“树下一宿”，而是住进现代化城市的楼房。尽管这样，一座寺院要建一所大学简直是天方夜谭似的神话。但是，星云大师满怀信心，他要众僧祈愿信徒添油香（捐赠）。众人拾柴火焰高。星云大师说：办大学、办中学、办小学、办幼稚园，念佛的人不出钱，不念佛的人出钱——我这一生，都是这样。每位信众，自觉自愿，每人每月添油香一百元新台币（约合人民币二十五元），三年为一期，多者不限。这样，一位信徒每期添油香三千六百元（约合人民币九百元）。聚沙成塔，集腋成裘。添油香的徒众，超过百万人，共捐款新台币三十六亿元（约合人民币九亿元）以上。短短几年，佛光大学不仅成立，而且成为一所国际著名大学。

台湾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大学有多所，如成功大学（郑成功）、铭传大学（刘铭传）、逢甲大学（丘逢甲）、中山大学（孙中山）、中正大学（蒋中正）、义守大学（林义守）、长庚大学（王长庚）、元智大学（徐元智）、

玄奘大学（唐玄奘）等。大学正式成立之后，佛光大学翁政义校长建议把校名佛光大学改叫“星云大学”，星云大师表示不愿意。他认为办这所大学不是为了自己，学校也不是自己的，就连“星云也是假名，是一时的”。这如道家所云：明道若昧，道隐无名。他感谢功德主们的赞助与支持，至于自己，可以若昧，可以无名，而不扬名。但是，为建校作出贡献的功德主是必需铭恩，且贞珉留名的。

星云大师心胸博大，感恩为怀。他提出：凡是为佛光大学出资、出智、出力的，都是功德主。11月15日，在佛光大学怀恩馆，举行“佛光山2008年功德主会议（北部）”。说也奇怪，开会之前几天，天天下雨；开会这天，云开雾散，晴空万里，阳光灿烂。白天的大会我没有参加。会议组织者通知我去参加晚宴。我参加的国内外餐宴，可以说是数不胜数，这样的晚宴却从来没有出席过。餐桌像会议桌，左右分两列，一排联一排，中间为通道，主席桌在台上。我荣幸地被排在台上的主席桌就餐。每人一份精致的便当，便当盒为漆盒，异常精美，如工艺品。整个餐宴，禅乐伴奏，气氛肃穆。会后一天，我接到电话：星云大师请我到佛光山。

20日，我应星云大师邀请到佛光山。我乘高速铁路即高铁火车，从台北站上车，行程三百四十五公里，九十分钟，到达终点站左营^①。左营站距高雄市中心约三公里，现属于高雄市左营区。高雄是台湾南部最大的城市，有几个火车站，左营为其一，且成为台北到高雄的终点站。火车站有人迎接，登车后前往佛光山，住在朝山会馆。在佛光山期间，正好赶上“佛光山2008年万缘水陆法会”，男女信众，万人上山，气氛浓烈，秩序井然。整个活动期间，未见一名警察、武警或保安。有两件小事，令我很惊讶。万人大会，露天会场，长达六小时，散会之后，广场没有一张纸片、

^①左营这一地名，对学历史的人并不陌生，对许多人则需稍作解释。因清朝在此地设营驻军，建筑城池，遂得“左营”之名。后来县城屡有移动，但左营始终是台湾南部的军政要地，至今尚有部分城墙和城东门遗址。清康熙六十一年（1722年），朱一贵叛乱平息后，署凤山县知县刘光泗在左营兴筑土城，外浚堑壕，是为全台最早的土城。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年），林爽文之乱攻占左营土城。五十三年（1788年）事平后，县治移到埤头街（今凤山市），是为新城。原左营县城成为旧城。嘉庆十年（1805年）蔡牵焚掠新城，民意多愿迁回左营旧城。道光四年（1824年）有杨良斌之乱，知府方传穰于翌年重回左营捐资建旧土城为石城，是为全台首座石城。后县治又迁回埤头街，左营衰落。现存城门一座，门额正面题“凤仪门”，里面题“东门”。现今左营是高雄市属十一个区之一。

一点垃圾、一个矿泉水瓶；会场的坐垫、椅子及杂物等，在三十分钟之内全部清静。万人大会，来自五洲四海的僧俗信众八方云集，星云大师格外忙碌，但他还是以出家人的祥和、亲切、热情、温馨，多次接待我，并同我恳谈。

在台期间，我同星云大师先后在佛光大学、在佛光山、在高雄、在台南、在彰化、在台中六次会面，并五次聆听星云大师讲话（开示）；在佛光大学怀恩馆、佛光山传灯楼法堂、如来殿大会堂暨贵宾室、惠中寺贵宾室、新营讲堂贵宾室、彰化福山寺贵宾室、佛光山传灯会集会堂、办公室、麻竹园贵宾室等地，与大师进行了九次会面谈话。第一次和第二次是在佛光大学怀恩馆，共两次听他讲话，并两次同他交谈。第三次、第四次和第五次是在佛光山，谈话共达八个小时。第六次是同他一起到台中、彰化，整整一天，谈话、参观、共餐，十二个小时。第七次是在如来殿，第八次是在传灯楼的法堂，第九次是在麻竹园贵宾室。星云大师请我同他共餐六次。我们谈话时断时续地共计有二十五个小时。

12月31日早七点，我要离开佛光山，乘飞机回北京。早六点，我接到大师侍者通知，大师在麻竹园请我共进早餐，并为我送行。我赶到麻竹园见了大师，大师说：过腊八，特请萧师姑为你做腊八粥，给你送行。我很感谢，也很感动。大师说：“虽然我们谈了多次，还是不够。希望安排个时间，详细谈，深入谈。谈的时间、地点由你定。”后来我和大师商量，在2009年春暖花开的三月，在星云大师的“佛光祖庭”宜兴大觉寺、在大师祖籍扬州的鉴真图书馆，继续对话。

2009年3月21日到23日在宜兴大觉寺，24日到26日在南京雨花精舍和扬州鉴真图书馆，我和星云大师继续六次对话，两次共餐。

以上十五次会见和八次共餐的谈话录音或记录，经过整理、修订、补充、编辑，汇为《合掌录——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》一书。本书的简体字本在北京出版，繁体字本在台湾出版。

参加谈话的先后有多人，其中插话的有：佛光山前教育院院长慈惠法师、佛光山教育院院长慈容法师、佛光山寺总住持兼宗委会主席心培

和尚、佛光山都监院院长慧传法师、佛光山丛林学院院长慧宽法师、佛光山电子《大藏经》主任永本法师、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秘书长觉培法师、佛光山电视中心主任觉念法师、佛光山传灯会执行长永融法师、佛光山司库长萧碧霞师姑、高雄市南屏别院住持满益法师、台中惠中寺住持觉居法师、佛光山法堂书记室主任妙广法师、香海文化事业公司蔡孟桦执行长、宜兴大觉寺妙士法师和鉴真图书馆翁振进馆长等。

本书名为《合掌录——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》，“对话”好理解，就是两个人的对谈、交流；“合掌”的含义有三：一是海峡的此岸与彼岸，二是文化的佛家与史家，三是社会的弘法与传史，合掌相聚，对谈记录。


佛光山法堂书记室妙广法师、九州出版社周春编辑校理录音稿，佛光山教育院提供资料，有关朋友给予帮助，九州出版社编辑出版，谨表谢意！

感谢为本书出力的各位先生、女士和慈悲智者。

阎崇年 

2009年4月5日于北京四合书屋

第一篇 苦旅



苦难的大时代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，但苦难也能锤炼出更具韧性的生命力。

——星云大师

人生是在忧患与安乐中流转，在忧患中要坚强，在安乐中要谦敬。

初历苦难，祸兮福兮

星云大师：

民国十六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（1927年8月19日），我出生在扬州江都一个穷苦的家庭。我有兄弟姐妹四人，我排行第三，上有一兄一姐，下有一弟。由于家境清寒，生活艰难，受不起教育；不过到了六七岁的时候，外婆还是把我送到私塾里读书。只是进私塾念书，一天要缴四个铜板，因此有钱的时候我就带着四个铜板去上课，没有钱就不去了，老师也能谅解。虽然因为家境的关系，父母没有给我上学读书的机会，但我还是感谢父母赐给我一个很好的性格，那就是我从小就很勤劳。

崇年先生：

民国二十三年农历三月十一日（1934年4月24日），我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一个半农半渔的小山村。我的曾祖父、祖父、父亲三代都在北京打工，后来开个小店铺。我兄弟姐妹七人，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夭折，排行的有五人，我最小。我们兄弟，小时候在家，长大一点就要随父亲到北京去打工。家里吃饭还可以，但并不富裕。我在农村上正规的小学。学校是在民国时期建的，校名也很时髦，叫“维新小学”。就这一点来说，我的童年还是比较幸福的。但“福”中也蕴含着“祸”。这个“祸”，以后我再跟您说。

星云大师：

回忆起我的童年，六七岁时我就知道要帮忙做家务，我会烧煮饭菜，只不过煮得好不好吃就不知道了。那时家里的大人经常外出工作，而我又不能上学，只有关起门来整理环境，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尤其厨房灶里的灰要不断地耙，因为煮三餐都是烧稻草，很容易就积了满灶的灰烬。我总是主动地把灰耙了，但常常弄巧成拙，弄得满地都是灰。这时我也会不厌其烦地慢慢把它扫干净，总想让家人回来一看，家里整洁又干净，带给他们欢喜。再说，我觉得人本来就要工作、要服

务；不工作，那我来人间做什么呢？人活着就要劳动，劳动就是生命，所以我很尊重生命，我也乐于工作。

崇年先生：

我很有幸，小时候不做家务劳动，因为我有奶奶、有母亲、有姑母（她因孤寡常年住娘家），还有两个嫂子，家里有五位女性，所以家里洗衣做饭、打扫卫生等家务活不用我做。这看来是福，但也留下“祸”：我后来成家，也不做家务，直到现在还是恶习不改，这是我很对不起夫人的地方。

星云大师：

现在社会上很重视环保，回想起童年，其实我小时候就有“环保”的概念。当时我看到路上到处是狗子的大便，就利用早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，去捡狗子的大便，把它堆积起来，不但可以作肥料，还能卖钱。有时卖个几毛钱，甚至一块钱，因为生活艰苦，偶尔看到母亲没有钱买东西，我就把赚来的几毛钱掏出来给她，心里还得意地想：“妈妈，您看，我很有用吧，我能赚钱给您用呢！”

崇年先生：

您讲了自己的童年生活，我很有感触。我小时候，放寒暑假时，每天早上天刚亮时就被大人叫醒：“起来，拾粪去！”小孩子贪睡，总也睡不够。虽然困，也得起。特别是冬天，地冻天寒，北风狂吹，衣服穿得单薄，手都冻僵了。我那个时候拾粪没有“环保”观念，只是为了家里种地多积一点肥料。拾粪回来，大人要检查，看拾得多少。把拾到的粪倒在猪圈里做肥料，然后才能吃早饭。

星云大师：

农村里除了狗子的大便外，尤其早晚要放牛吃草，路上会有很多牛粪，所以我也会去捡牛粪。捡了就把它堆积起来，虽然年纪小，不过我懂得把它一点一点地用水搅和，再贴在墙上，晒干之后就可以当柴烧。牛粪不脏，也没有臭味，还可以卖个几毛钱。过去我一直不敢把这些事

情告诉别人，觉得难为情，现在环保意识抬头，我觉得自己童年所做，不但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，也是对环保的实践，同时也增强了自己的信念，那就是不论什么人，只要对公益有所帮助，都是非常有意义的。

崇年先生：

我们那里烧草，除庄稼杆外，孩子们要到野地去拾草，就是打草或搂草。拾草在晚秋和初冬，很辛苦，那时年龄小，又累又渴又饿；还有，早上要到海边拾海带——不是吃的海带，而是冬天用来烧炕的海草。这种海草，还可以用作苫盖房顶。前几年我在北京见到一座建筑，房顶用山东海草苫盖，说是有多么多么的高级。其实，我们老家这种海草房顶很普遍，多得是，因为村民大多买不起房瓦，只好自己拾海带，积攒起来，以备苫房之用。拾海带是在冬天，气候寒冷，海风又大，这些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

星云大师：

说起世间的苦难，我很庆幸自己十二岁时就在南京栖霞山出家。栖霞山是十方丛林，家师志开上人是栖霞山的当家，在这里为我剃度，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，实际上我出家的常住，祖庭是在宜兴白塔山的大觉寺。

六十多年前，我曾回到宜兴大觉寺，并在那里做过短期的小学校长。没多久就来到台湾，当时除了手上拎着一个手提包，其他别无长物。回忆起这段往事，也不怕你见笑，我在民国三十八年（1949年）到台湾，距离三十六年（1947年）发生的“二二八事件”只有两年。当时我脚上穿着鞋子，手里拿着一个手提包，走在路上，所有的人都朝着我看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他们为什么都朝我看？“二二八事件”不是已经过去了吗？难道还要再彼此仇视吗？后来我才慢慢发现，他们并没有坏意，只是看我好奇怪，怎么穿鞋子、拿手提包？哦！原来是这样。于是我把鞋子脱了，手提包也不要了，两手空空，跟一般的台湾民众一样，大家也就不觉得奇怪了。但这样还是不行，因为没有戴斗笠，于是又买了一顶斗笠戴起来。说这段话的意思，是说我当时决心要融入台湾社会。